【语言学】

符号的任意性:认知相对性的语言基础

陈保亚　余德江

【摘　　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尤其受到来自认知语言学象似性等语言现象的挑战。文章从语言系统的可行性方面论述了任意性的必要性,具体而言,能指和所指的匹配关系具有任意性,语言符号编码过程中能指范畴化具有相对任意性,所指范畴化也有相对任意性。能指范畴化的相对性和所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是语言相对性的基石,由于语言相对性和认知相对性有关系,任意性原则也是认知相对性的必要基石。

【关 键 词】任意性;认知相对性;语言相对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范畴化;象似性

【作者简介】陈保亚,男,四川德阳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余德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贵阳),2017.4.83~95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言关系字专题研究”[项目编号:13AZD051];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项目编号:14ZBD102]。

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国内外讨论都很多,对任意性原则的理解角度也逐渐多起来,从语言符号本体出发,到引入语言哲学、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进行讨论,从将任意性作为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语言的一个“定义特征”(design feature)到认知语言学兴起之后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引入象似性等概念进行讨论。那么,任意性原则和认知有没有更深的联系?引入认知的知识,任意性原则是否还成立?

一、索绪尔任意性原则面临的问题

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基本属性,否认任意性就不能揭示语言符号的性质。任意性原则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原则,是由索绪尔提出的。索绪尔指出:

The bond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is arbitrary. Since I mean by sign the whole that results from the associating of the signifier with the signified, I can simply say: the linguistic sign is arbitrary.[1](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2]102)

索绪尔把任意性原则作为和能指的线条性原则并列的两条研究语言符号的最重要的原则。这种任意性,指的是能指和所指(音响形象和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2]104。

由于索绪尔并没有充分论证任意性原则的存在理由,任意性原则后来受到诸多的挑战,反对任意性原则的论据中有拟声词、感叹词等方面的证据,对此,索绪尔做出了初步的回答:它们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数量有限;它们一旦进入语言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语言的语音演变、形态演变等语言变化之中,从而"披上了一般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2]105。

任意性原则遇到的另外一方面的挑战是,有一部分语言符号具有一定的可论证性。这主要涉及到词汇层面的隐喻和转喻构词,例如:"头"→"山头","眼"→"泉眼","茅台(镇)"→"茅台(酒)","新面孔"→"新面孔(人)"。通过隐喻或者转喻产生的语言符号不一定能找到规则,但是可以找到理据。索绪尔也举出了类似于法语的"dix-neuf(十九)"这样的数词具有可论证性的例子,又如一些派生词缀(例如英语中的"-er")参与构成的新词也具有一定的可论证性。有鉴于此,"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个判断就需要做一些限定。索绪尔提出"相对任意性"的概念,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从索绪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任意性,或者说绝对任意性,指的是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语言符号的基本符号单位的编码来看,这一条原则是正确的、必要的。索绪尔设想任意性原则可能是所有符号系统的一个基本属性,正是这个属性使得符号系统更加"理想"。站在所有符号系统的高度,我们应该考察的是符号编码过程中任意性原则的体现。这就涉及到符号的能指、所指和它们之间的联结三个方面。

二、符号理据性或象似性的局限

在展开我们的论述之前,先回顾一下国内关于任意性的一些讨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之后关于任意性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1988年许国璋等发表挑战任意性的文章以后至21世纪初国内掀起了一个争论的高潮[3],这一时期对任意性持否定观点的主要有许国璋、李葆嘉[4]、王寅[5]等,持肯定观点的主要有索振羽[6]、石安石[7]、朱永生[8]等。反对任意性的论述主要出自语言符号的象似性观点和理据性观点。[9]

"象似性"(iconicity)这一概念来源于符号学家皮尔斯(Perice)的"象征"(icons)概念[10],Haiman等比较系统提出了这一概念,提出"同构"(isomorphism)和动因(motivation)像似两种类型[11],许国璋[3]在探讨任意性问题时把Hockett[12]文章中的"non-iconicity"翻译成"非象似性",这是"象似性"这个概念比较早地被引入中国语言学界。根据王寅的概括,象似性指的是: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5]

王寅概括指出:在语言系统中,象似性表现为距离相似性、数量相似性、顺序相似性等。[5]这一原则在不同的语言单位层面都有论证,涉及到语音、构词、语法结构等多个层面。范文芳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面找出语言符号的"理据性"(motivation),并指出:实际上象似性可以视为理据性的一种,两方面所提出的语音层面的证据都缺乏说服力[13]。

Bolinger指出:把舌放在高和前的位置发出的元音和"小"的意义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特别是wee(极小的)和teeny(极小的)中的那个元音,而那些由舌处在低的位置发出的元音总是表示"大"的意义,这种联系不论在哪种语言里都是存在的。口腔的大小(在发ee音时口腔的开口度最小)跟它表达的意义是相称的。切一块小东西时,我们用chip(切削)这个词;而切一块大的东西时则改用chop(剁)。

王寅等也提到一些语音层面的证据[14],这些实例面临的问题是这种意义和语音特征的结合是偶然的还是可以上升到规则层面的。显然,我们永远无法得出一条规则:元音舌位的高和前表达"小"的意义。在语言事实中,并非所有的含有前高元音的词都表达了"小"的意义,而且"小"这个意义本身也非常难以把握(例如除了在语义特征层面可能概括出来,很难在语素义或者词汇义的层面概括出来)。符号编码过程是一个能指和所指的映射关系,从概率的角度看,形成小范围的某种意义和形式的对应并不奇怪,关键是我们需要分清楚这种对应是不是语言符号系统层面的、能上升到规则的,还是只是一种局部的不完全归纳。

在词汇方面,如前所述,主要涉及到复合词和派生词具有一定的可分析性,并且这类词从数量上说似乎占据大多数(参见李葆嘉等[4])。这种观点实际上和任意性不矛盾,正如索振羽所指出的那样"根词是不可论证的"。[6]更概括地说,语素的音义关系是不可论证的,也就是说作为语言符号系统最初始的表义符号是符合任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意性原则的;而语言符号随时间变化发展出复合词、派生词等新的单位虽然具有语言学或者词源学意义上的可分析性,这种可分析性仍然不完全等于理据性,例如我们虽然可以说“十九”是由“十”和“九”组成的,但是我们只能解释为什么这么组合,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个组合起来音响形象表达“十九”这个数字,更不用说再落实到根词“十”和“九”的层面了。实际上索绪尔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论述,索绪尔指出“符号是相对可论证的”,具体而言可以从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来考虑,也就是说从组合片段的分析上我们能分析“十九”这样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仅在符号组合层面)找到一些理据;从聚合关系看,我们很自然的会从一个符号联想到与之有某种相关的一群符号。但是这两种情形下的论证都“永远不是绝对的”。

句法方面反对任意性的例子主要来自象似性视野下句法研究,例如距离象似性所支配的修饰语距离中心语远近的共性等。例如戴浩一[15]使用“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quence)来解释汉语的语序问题,认为汉语语序很大程度上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即语言符号编码层面的语序是对自然层面的时间顺序的临摹。这样的实例很容易被用作反对任意性的例子,不可否认,象似性反映了人类认知的某些共性,但是从语言符号编码的角度看,这反映的仍然是语言符号组合关系上面的“相对可论证性”。戴浩一论文所举出的符合时间顺序原则的汉语实例,英语中都不必遵守,即在这一条原则上,由于屈折手段等的有无,导致汉语和英语有截然不同的表现。那么,这一条原则也就很难上升为语言符号的普遍原则,更不能用作反对符号编码任意性的论据。实际上戴浩一也指出:(基于汉语语序这种时间顺序临摹性的类型特点可能并不和是否有屈折相关,而是汉人思维方式倾向于感知具体事物导致)“沃尔夫假说的弱式——语言和思维密切相互作用——是可以接受的了”。这一问题后文将会详述。

总的来说,语言符号理据性的实例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在反对任意性时都以汉字为例,尤其涉及到“右文说”、象形等,以汉字字形的可分析性来论证语言符号没有任意性,这首先没有搞清楚语言和文字的差别。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造字过程、字体发展演变过程和语言的编码、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回事,造字和字体发展所体现的理据性当然就不能作为论证语言符号的理据性的证据。文字和所记录的语言单位之间的这一层联结,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二者的关系不在一个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汉字系统,如果只有非任意性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没有假借这一很大程度上具有任意性性质的手段,就无法用汉字记录语言当中的抽象成分,例如文化积累中的抽象词汇、虚词等,缺少这些汉字,整个汉字系统就不是一个完备的符号系统,其运转将会遇到困难,功能也会受限。

三、认知相对性

人类的认知具有相对性,这一方面是由生理基础决定的。人类的认知活动会受到生理结构的影响。这方面有一系列的著名实验,例如19世纪60年代初相继发现的Zollner illusion(平行线错觉)(图1)[16]、Hering illusion(黑林平行线错觉)[17](图2)以及1995年由MIT大学Edward H. Adelson教授发现的Checker shadow illusion(棋盘阴影错觉)[18](图3)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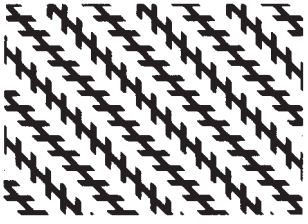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线错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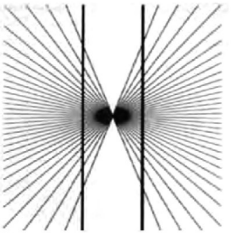

图2 黑林平行线错觉

图3 棋盘阴影错觉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图1中,四条直线是平行的,但受到短斜线的影响,我们眼睛看起来四条直线是不平行的;图2中,两条黑竖线是平行的,但受到背景图案的影响,两条竖线中间部分看起来外凸了;图3中,A、B颜色深浅是相同的,但看起来B颜色更浅。

从上述实验可以看出,人类在观察和认知世界的时候受到了生理结构的限制,这就导致我们不能真实地认知世界或者导致我们对同一个物理对象(例如平行线)得出不同的认知结果(平行或不平行)。这是认知相对性的一个生理基础。

从个体差异的角度,认知相对性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图4是来自于色觉测试图谱的一张图,对其识别就存在个体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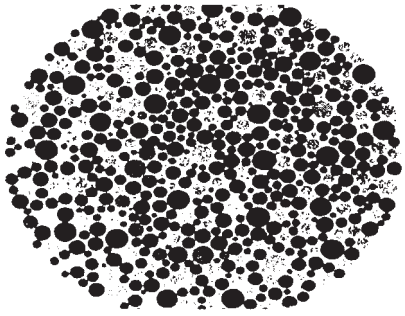

图4 对颜色识别的差异

色觉正常者能读出图中的数字6,红绿色盲者及红绿色弱者读成5,而全色弱者则全然读不出上述的两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活动不仅受到人类普遍生理结构的制约,还极大地受到个体生理结构差异的制约。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相对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一系列先验范畴,并认为我们不可能无范畴的去感知,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没有论证范畴是不是人类普遍的。从符号编码的任意性的角度看,范畴化有相对性。不只有一种系统可以描述自然,而且不同的系统可能描述的贴切性乃至合理性可能都不一样,例如非欧几何和欧式几何的差异。

对人类语言的认识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普遍唯理语法、生成语法等为代表,可以称之为"语言普遍论";另外一种观点以洪堡特相对语言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代表,可以称之为"语言相对论"。沃尔夫认为:

没有哪个人可以毫无偏见地描述自然,即便他认为是最自由的时候,他也被迫采取了某些方式,在这些方面,最自由的人,就是那些熟习了很多差别很大的语言体系的语言学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具备这样的能力。于是,我得到一个新的相对性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的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式,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相同。[19]274

语言相对论认为,我们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语言的差异性使得我们对相同的物质实体得出不同的宇宙图示。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受到语言的影响;反过来,语言符号的编码也受到不同的宇宙图示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探讨认知的相对性导致的所指的任意性以及范畴化的相对性导致的能指的任意性。

四、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从编码角度说起

对任意性的理解,应该从索绪尔对符号的定义出发。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能指和所指相匹配的绝对任意性或关联任意性(索绪尔论证的任意性);

2.经验的无限性(体现为易境性等创造性活动)和单位的有限性引起的(1)能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和(2)所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

(一)能指和所指匹配的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讨论的很多了,索绪尔已经对拟声词等现象做出了一定的解释。有两点还需要再强调,第一,语音上的具有相似性的词并不必然要求语义也相关;第二,能指和所指匹配的任意性主要是就根词而言,即是对语言初始编码的概括,不是对语法系统、构词法等的概括。这两点实际上Haiman也有明确的说明,并且充分认可了索绪尔关于根词系统能指和所指匹配的任意性的观点,他的象似性观点是针对语法系统做出的概括。[11]第一点涉及到音义关联问题,汉语中用来反对任意性的"右文说"以及可能存在的"变音构词"现象等,似乎证实语音的系统变化蕴涵语义的系统变化,即能指和所指在词汇编码层面呈现出了某种系统性(理据性)。PNAS在2016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约三分之二的语言统计显著地存在某些语音系列和语义的相关,例如"round"这个词汇普遍含有[i]、[u]元音,"round"普遍含有[r],"small"普遍含有[i]等。[20]这些研究共同的理论目标是否定任意性。应当承认,音义之间存在一些系统性关联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从语源关系、发音生理、词汇借贷、语义平行演变等角度做出系统论证的,但是注意,这种论证并不能完全回答语言符号编码初始过程中的任意性问题。索绪尔也指出:

一切不可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低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2]184

可见索绪尔对于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问题是有很清晰的认识的,所以他提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概念。虽然他在论证非任意性方面着墨不多,论述也不深入,但后来反驳任意性的论证基本没有超出他的范围。索绪尔关于任意性的论述之所以遭到攻击,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语言符号系统存在的必要条件。从人类经验的符号化过程看,任意性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将各种层次的经验活动和思维活动符号化是自然语言的基本要求,没有任意性就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通过声音的临摹来命名的过程或获得词语的过程在整个语言符号系统中都是局部的、有限的,仅仅建立在临摹原则上的语言系统不可能组织高度抽象的观念,因为高度抽象的观念难以临摹或无法临摹,如"宇宙、无限、思考、否定、疑问、祈使、判定、存在、从属、关联、时间、空间、外延、内涵"等概念。各种语法手段也难以临摹。通过语序临摹语法也只能获得很少的语法规则,因为只有时间和空间上可以确定下来的事件是可以在语序上临摹的,汉语的连谓式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站在符号编码的角度来看,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是不能否认的,否则符号系统的运转将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二)能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

在索绪尔的定义中,能指指的是"音响形象",即语音形式。从物理属性上说,语音是连续的,作为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的语音,实际上是进入到人的感知系统的一种范畴化了的语音范畴感知。可以从语音连续统中离散出来的音是无限的,但能指是有限的,因此语音必须范畴化形成音位或音节位。范畴化以后,会影响语音的感知。

一种语言在语音连系统中离散出哪些音位、以何种方式组织音节等具有相对的任意性。例如汉语普通话的元音音位有/i/、/y/、/e/、/A/、/o/、/ɤ/、/u/,云南金平傣语的元音音位有/i/、/e/、/ɛ/、/a/、/ɔ/、/o/、/u/、/ɯ/、/ə/,对于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而言,元音舌位图上的元音都在可能启用的范围之内,但是不同的语言启用的元音音位系统不同,即不同语言人群所范畴化的语音不同,这是语音范畴化过程中相对任意性的一个体现。从辅音音位来看情况更为复杂,不仅不同的语言启用的音位不同,所启用的区别特征也不同,例如汉语普通话启用了"卷舌"这一特征,金平傣语就没有启用这一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汉语普通话辅音失去了"浊"这一特征,英语中还在使用这一特征,这种由可变性而增强的差异性本身也是语音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的体现。也就是说,语音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范畴化中的相对任意性不仅体现在音位层面,还体现为区别特征层面。

就音位层面而言,由于音位归纳的过程并不是绝对的,被归纳为同一个音位的音,在元音声学空间中的位置也会有差异。语音从连续离散出单位,从无序被范畴化为有序的过程就是音位对立系统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启用哪些音位、音位之间如何对立、对立落在整体的音节或音位上还是可以更微观地落在某一特征上,这几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对任意性。

反过来说,我们的语音系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听到什么,不能听到什么,即语音系统对语音感知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德宏傣语中区分喉清擦音/h/和舌面后清擦音/x/,最小对立的实例如:

傣语:ho35(头),xo35(桥)

汉语西南官话、普通话都不区分这一组辅音,所以母语为汉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的人如果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很难听出这一组对立。这说明汉语语音系统已经对我们的语音感知能力起了制约作用。

与此同时,汉语西南官话和普通话都区分/kh/和/x/,而这一组辅音在德宏傣语中是自由变体的关系,西南官话中有这样一组最小对立:

汉语:kho41(可),xo41(火)

对于西南官话母语者而言,这组对立是很容易分辨的,而且他们对傣语中这一组自由变体的具体读音也能准确分辨。但是傣语母语者如果不是经过特别训练,就会把kho41(可)和xo41(火)认定为读音相同的音节,而且他们也很难感知到自己母语中的这一组自由变体之间的差异。

大量的事实表明,能指的范畴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听辨语音的能力。能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造成我们听音的相对差异,从而进一步造成我们通过语音认知世界的相对性。Kenneth Lee Pike在1954年对此提出过一个比较好的概括[21],可以称之为"主位原则"(emic principle)。这一原则经过了大量田野工作的检验,应该说无疑是正确的。

(三)所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

所指范畴化也具有相对任意性。能指面对的对象是无限个体、意念、事件等的超级集合的所指世界,这些对象必须范畴化,形成有限的所指,才能用有限的能指去匹配。从客观经验来说,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必须把诸多的实在的人范畴化为一个概念(所指)"人",才可能实现能指和所指相匹配的符号编码。在所指范畴化对象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任意性:

1.范畴化的对象选择有相对任意性,同样的物理实体,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由于文化、习俗等差异,导致在一些语言中该实体被范畴化并且被语言编码,而在另外一些语言中则完全没有将其范畴化出来。例如汉语范畴化了一些抽象概念,例如"上火""阴虚"等,其他语言不仅找不到对这些概念的语言符号编码,连这些概念本身也没有形成,即没有完成范畴化的过程。

2.范畴化深度有相对任意性,例如古汉语中范畴化不同的马,区分年龄、毛色、用途等,并用不同的语素来编码;现代汉语在语素层面只编码了一个"马"的概念,不同类型的马是用不同的多个语素来编码的,例如"小马""白马"等。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以亲属关系的范畴化为例进行分析。亲属关系的种类按照年龄划分长幼是无限的,血缘的远近是无限的,都需要范畴化,这就有相对性。另外,如果对象本身自然形成一定的类聚,范畴化在不同的语言中就比较统一,比如"人"的范畴。如果对象没有形成自然范畴,比如颜色、数字,范畴化在不同的语言中就会有分歧。下面比较汉语、傣语亲属语素的划分,如下页表1所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表1 德宏傣语亲属称谓情况(表中数字表示调类)

傣语亲属称谓	称谓解释	傣语亲属称谓语素	傣语亲属称谓含义
pi6tsa:i2	哥哥	tsa:i2	兄弟
lɔŋ4tsa:i2	弟弟		
pi6sa:u1	姐姐	sa:u1	姐妹
1ɔŋ4sa:u1	妹妹		
pi6tsa:i2	哥哥	pi2	年长者
pi6sa:u1	姐姐		
lɔŋ4sa:u1	妹妹	lɔŋ4	年幼者
lɔŋ4tsa:i2	弟弟		
pi6xoi1	姐夫	xoi1	姻亲弟兄
1ɔŋ4xoi1	妹夫		
pi6 xam2	嫂子	-xam2	姻亲姐妹
lɔŋ4xam2	弟媳		
pho1	丈夫	pho1	丈夫
me2	妻子	me2	妻子

表1记录了傣语中的亲属称谓并分析了语素义,据此,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傣汉在亲属称谓语素上的差异:

表2 德宏傣语和汉语普通话在亲属称谓语素上的差异

	傣语		汉语	
长/幼	pi6	lɔŋ4	哥、姐	弟、妹妹
男/女	tsa:i2、xoi1、pho1	sa:u1、me2、xam2	哥、弟、夫、婿	姐、妹、嫂、妻
血缘/非血缘		xoi1、ham2、pho1、me2	哥、弟、姐、妹	嫂、媳、夫、妻
近血缘/远血缘				堂、表

从表2可以看出,德宏傣语对亲属称谓的语素编码主要在长幼、男女和非血缘三个语义维度上展开,并没有专门的语素来编码近血缘/远血缘关系,汉语中有“堂”和“表”两个语素专门编码“远血缘”这一语义项。从英语来看,brother/sister编码了“男/女”这一语义项,没有编码“长/幼”这一语义项,汉语普通话和德宏傣语对这两个语义项都进行了语素编码。也就是说,德宏傣语和汉语普通话中亲属称谓语素所概括的语义项是不一样的,在编码的时候选择哪些语义项进入语素编码的范畴,不同语言有相对任意性。

有人认为,虽然英语没有专门表达[长,男,血缘]的语素(汉语普通话中是“哥”),但英语可以用old-brother这样的词汇形式来编码上述概念。这就涉及到范畴化深度的问题,我们认为,用单个语素形式编码的范畴化深度高于用复杂形式编码的情况。从范畴化深度出发,概括地说,范畴种类至少可以分出零型、宽式、严式三种,从表达形式上可以分成五个类型,如表3所示:

表3 范畴化深度表

范畴种类	表达类型	汉语实例	英语实例
零范畴	0型:文本(口语、书面语)	虚拟语态	量词
准范畴	1型:词组	堂哥、兄弟	old brother
宽式范畴1	2型:词	哥	brother
宽式范畴2	3型:虚词、黏着语素	了,着	—
严式范畴	4型:虚词、黏着语素、形态变化	量词	主动与被动数范畴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所指范畴化对于不同的语言而言,存在范畴化深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概念范畴化的层面,还体现在语言符号对概念编码的层面。因此可以说上述实例既反映了所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也反映了能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

五、语言相对论和认知相对性

上文提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用不同语言组织经验的人会有不同的世界图式。这一命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我们曾围绕这一命题论述了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模式:范畴同构论和认知同构论。[22]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继续考察这个问题。

乔姆斯基用原则和参数来处理语言的普遍性和相对性,用普遍原则来说明普遍机制或先天语言能力,相对性被作为附带部分。尽管民族语言中大量材料显示我关于经验的范畴化有相对性,但乔姆斯基仍然有理由说这些相对部分是处于附带部分,可处理为参数。我们认为,证明相对性存在及其重要地位不仅在于我们对民族范畴化差异的广泛观察,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语言编码的有限单位和无限对象之前的关系。这一点决定了相对性的存在并不是次要的,和普遍性处于相同的重要地位。于是我们可以说:

由于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先天智力结构,语言有一定的普遍性。

由于语言编码的特殊机制,相对性是必然存在的。

相对性和普遍性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重视语言的相对性,对我们解决一些瓶颈难题是有帮助的。例如,机器翻译、二语学习等遇到的困难根本上是由语言差异或语言相对性引起的。片面强调普遍性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事实上,相对性大量被观察到,除了先天普遍性,经验普遍性存在大量的例外。另外,普遍性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事实,而是有程度的差异。所以,语言的相对性是和普遍性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属性。

语言的相对性影响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语言差异和认知差异具有一致性。我们曾经将其概括为“语言认知同构”,即具有特定语言思维轨迹的人习惯于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事物、分析事物。[32]

语言系统和所描写的对象之间存在贴切程度问题。比如球面几何适合球面物体的描述,欧式几何适合欧式空间的描述。自然语言要描写数学问题肯定会遇到困难,数学是语言的一种精确化游戏,例如用心算来完成开方运算就很困难。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盲因为缺少算数学语言训练,很难做两位数的加法。另一方面,用数学语言来描写日常生活也会遇到问题,这其中也有语义模糊性的因素。语言系统往往有自己的适应对象。

语言认知同构现象非常普遍。上文提到范畴化深度的问题,英语因为有比较多的形态成分,并且用形态成分表达语法范畴意义是强制的,属于严式范畴;汉语没有形态成分,通过虚词、词组表达等来表达相同的语法范畴意义,属于宽式范畴。这种语言范畴化深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认知,造成我们认知模式的差异。

我们对汉语母语学生的英文作文作了抽样调查,这些作文出现错误率最高的地方就是英语中的严式范畴,汉语母语学生把大量严式范畴的形态遗漏了,比如把The plan has been proposed(计划已经提出来了)这样的句子写成The plan has proposed,漏掉了被动语态的标记。这些作文如果让另一组学过英语的汉族学生阅读,几乎都能读懂,这说明他们广泛依赖上下文的语义关系来理解句子。而汉族学生经常漏掉严式语法范畴,也说明汉母语学生由于习惯了上下文理解模式,对上下文敏感,但对句子内部的严式范畴形态不敏感。相反,让不懂汉语的英语母语学生阅读这些作文时,大部分学生在读到遗漏了严式范畴形态的句子时,出现了理解的障碍,或者读不懂,或者理解缓慢,或者认为Plan可能是某个人的名字。如果将这些遗漏的严式范畴形态补上,这些英语母语学生就能顺利的阅读这些作文。这就显示了认知过程的差异,英语母语学生由于习惯了印欧语严式语法范畴,总要不同程度的依赖严式语法范畴来阅读理解,这使他们对上下文语境不敏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也就是说,英语和汉语严实范畴和宽式范畴的差异和我们的两种认知模式同构。在表4中,“炒土豆”这一类由烹饪类动词加食材(食物)组成的短语有两种结构关系的理解:动宾关系和偏正关系。两种结构关系在形式上没有差异,没有严实范畴的形态成分等来区别,因而存在发生歧义的可能性。汉语中排除歧义靠的是以上下文的语境理解模式,即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模式,对AB的结构关系的理解及以上文X和下文Y。英语是严式范畴语言,用形态成分-ing和-ed区分了两种结构关系,读起来没有歧义,即理解了A和B,再严格按照语法逻辑组合,就能得到AB,这种理解模式的特点是由局部到整体。

表4 英汉理解模式的差异

XABY理解模式	AB理解模式
我喜欢炒土豆,不喜欢刷碗。	I like roasting potatoes.
我喜欢炒土豆,不喜欢肉。	I like roasted potatoes.

语言的范畴化深度差异,影响我们的认知模式,并和认知同构。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我们认为:

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在结构上的差异,两者分别浇铸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轨迹,影响了两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说印欧文化精神是智性精神,汉文化精神是悟性精神,严式印欧语和宽式汉语是造成这两种差异的重要原因。[22]

六、结论

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探讨可以有多个角度,例如语言哲学、符号学等,最近三十年对于任意性的反对意见主要来源于认知语言学家提供的、肇始于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象似性的证据。我们认为从语言符号编码本身的角度来看,能指的范畴化过程是具有相对任意性的,所指的范畴化过程也具有相对任意性,而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是符号系统成立的必要前提。

能指和所指范畴化过程中的相对任意性带来的后果是明显的,即认知相对性。从语言相对论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承认语言系统对我们认知模式的影响。反过来,认知本身由于生理结构等因素产生的相对性也会作用于语言系统。可以证明,能指范畴化的相对任意性已经改变了我们语音认知。所指范畴化的相对性是否是改变了我们的认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我们所进行的进位制测试、被动句测试、虚拟语态测试等实验结果来看,都存在由母语带来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的干扰,这也可以概括为一种深层的母语干扰机制。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认知相对性的基石。

再考虑所指范畴化对认知的作用时应当考虑语言相对论本身的强弱问题。如果能充分证明所指范畴化对认知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语言相对论的强形式。反之,我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接受语言相对论,即语言相对论的弱形式。语言相对论的很多结论还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在得出明确的结论以前,需要对语言、方言的差异做大量个案分析,这正是语言学家当前要做的工作。只有占有大量材料和个案分析的结果,才可能概括进一步的结论,检验假说。

参考文献:

[1]Mc Graw Hill.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erdinand de Saussure[J], 2011.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 de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许国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之一[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3).

[4]李葆嘉.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与复归[J].语言文字应用,1994(3).

[5]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6]索振羽.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正确的[J].语言文字应用,1995(2).

[7]石安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J].语文研究,1989(4).

[8]朱永生.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4(1).

[9]岑运强,李海荣.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评介[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1(6).

[10]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11]John Haiman. Natural syntax:Iconicity and erosion[M].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

[12]Hockett C F. The origin of speech[J]. Scientific American, 1960, 203(3).

[13]范文芳,王倩.试论语言符号的理据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14]王寅.再论语言符号象似性——象似性的理据[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6).

[15]戴浩一,黄河.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J].当代语言学,1988(1).

[16]Zöllner F. "Ueber eine neue Art von Pseudoskopie und ihre Beziehungen zu den von Plateau und Oppel beschrieben Bewegungsphaenomenen[M]. Annalen der Physik. 186(none),1860.

[17]Hering, E. Beiträge zur Physiologie[M]. I. Zur Lehre vom Ortssinne der Netzhaut. Leipzig: Engelmann, 1861.

[18]Adelson, Edward H. Lightness Perception and Lightness Illusions[J]. 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2000.

[19]Whorf B L, Carroll J B, Levinson S C, et al.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 The MIT Press, 2012.

[20]Blasi D E, Wichmann S, Hammarström H, et al. Sound-meaning association biases evidenced across thousands of language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39).

[21]胡壮麟.《位与非位》评介[J].当代语言学,1992(1).

[22]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J].哲学研究,1996(2).

Arbitrariness of Signs: Linguistic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Relativity

Chen Baoya　Yu Dejiang

Abstract: Some linguists argue that the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s is not universal but assume that iconicity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of language. Nevertheless,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different sequences of sounds can be used to express similar concept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of arbitrariness to the feasibility of linguistic sign system. It is held that the categorization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in the coding process has the property of relative arbitrariness,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relativity.

Key words: arbitrariness; cognition relativity;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categorization; iconicity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